

奧地利人愛中國菜

每次來奧地利見朋友都有一項任務，就是要扮演好「中國美食傳播大使」的角色，在吃夠了各種當地肉排之餘，就會被要求帶他們去中餐廳吃兩頓中國人真正會點的中國菜。

好在維也納的大部分中餐廳尤其是川菜館做得非常正宗，基本上都是各位老闆從家鄉請來的廚師，不會影響中國菜的口碑。

瑞士和奧地利的朋友都有和我說過，他們愛吃中國菜但不會點，不知道那些菜名背後是怎樣的一道料理，所以吃了半輩子仍然每次都是豉椒牛肉配米飯。直至我點了一道酸辣土豆絲，他們一邊興奮地大吃一邊問我這是什麼菜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歐洲人以為中國人吃土豆了，因為他們即使吃了都不知道這道菜是什麼。

Naschmarkt算是維也納的「唐人街」，匯集了不少各種菜系的中國餐廳，歐洲食客很多。Yummy House是一家西北菜餐廳，當大盤雞下面鋪着皮帶麵上桌的時候我都驚呆了；隔壁「成都飯店」的涼粉、回鍋肉和乾煸豆角甚至比國內一些川菜館做得還好吃；現在想在快餐盛行的內地吃一頓現炒的魚香肉絲很難，幾乎都是料理包，在On Market就可以滿足這個願望，且量足味正，是這家很受當地人歡迎的菜品。

記得有年聖誕夜，為了滿足朋友想嘗試火鍋的願望，我帶着眾人去了離市中心不遠的「新四川」。與國際友人吃火鍋最大的挑戰就是各國不同的飲食風俗：印度人吃豬和牛，阿塞拜疆人和非洲部分國家的人不吃豬，部分歐洲人不喜內臟，有的人不吃辣……最後，雖然九個人用了三個爐和鍋底，但大家都吃得亦不樂乎，從此愛上了中國火鍋。

(後疫情時代歐洲行十七)



人人都愛火鍋。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五官尋春

北方曲藝單弦有《春景》，各家唱詞略有不同，大意不出草木萌發，惜時催耕，內裏是農業文明的底色。曲中景致如今的城市裏也很少見，偶然聽一聽，借耳朵懷念過去的春天而已。

又一個與春天親密接觸的機會是在餐桌上。春天的餐桌，自當有春菜，其中少不了的是野菜。吃野菜，有時是苦苦的代稱，有時是風雅的別號，後者又似乎是專屬於春天的。當然，到底是吃苦還是風雅，還要看吃的是什麼，也要看是誰吃。風雅系的

野菜裏，資格老且受人歡迎的，大約就是薺菜吧。薺菜長於路邊埂上，開起花來，星星點點，一副小可憐的清新樣子，味道也是清爽可口。稼軒詞「春在溪頭薺菜花」，則別有意趣地寫出了其經風雨的樂觀和倔強。

「吃貨男神」蘇東坡對此物大為讚賞，稱其「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現在城裏人的餐桌上絕大多數是大棚蔬菜，想從中找到節令氣息，實在是太難。我對薺菜卻一直抱有執念，以為從東坡的「天然之珍」到今天超市裏的速凍薺菜餛飩、飯店裏的

薺菜肉絲，所用皆為野生。近日讀到唐大郎在六十年前為《大公报》寫的《滬濱短札》，才知道它早由野生改為家植，先是菜館委託農家代為栽種，後又由農場種植，一畝產量達三千斤。一想到這些薺菜在方正的田塊裏密密麻麻溫馴生長，滋味好像不那麼可口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善用十八分鐘

《精準提案》(Pitch Perfect)的作者告訴我們，人們最多只有十八分鐘的專注力去聆聽說話。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善用這十八分鐘呢？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十八分鐘」是怎樣的一個時間概念。舉例說，大學的一門學科，平均有十三周的主講課，而每課是兩節，每節約四十五分鐘。因此，十八分鐘大約是半節課的時間。

這樣的換算旨在提醒大家，當我們要說一段十八分鐘長的發言時，問一問自己：這內容的重要與深度，是否等同於四分之一堂大學主講課的分

量呢？十八分鐘是不短的時間，而且人們是「最多」只有十八分鐘的專注力。因此，我們的發言必須從簡。

如何從簡而有趣呢？我們可從對方的優點出發。作者說，人們往往有一個奇怪習性，喜歡指出別人的缺點，彷彿這樣的指出能夠證明自己的觀察力與彼此的相識度。但，只要將心比己，我們便知道這想法的荒謬。

相反，我們應該以對方的優點來展開對話。作者舉例說明，有一位S小姐患有先天性「威廉斯氏症候群」。在公眾場合，S小姐常常被問及，什麼

是威廉斯氏症候群，而大家都傾向聚焦於這症候群造成的困難與不便。

然而，作者認為，我們應該更專注於這症候群所造就的音樂天賦(研究指出，威廉斯氏症候群患者普遍熱愛音樂與歌唱，並敏於覺察他人情緒)。這例子指出：當面對不同的對象，我們始終有方法找到對方的優點，並以此展開對話。

另外，我們要盡量令說話內容回到自己的認知領域，以及道德標準之內。作者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朋友聚會上，突然有人拿出了一張舊同學的泳衣照，並侃侃而談，點評對方的

身材。在此，我們應該果斷地轉換話題，例如以「對了，最近大家都更注意體態美，我父母便開始散步呢！」之類的說話，好讓主題轉換到運動。如此一來，大家也會將注意力回到你的說話之上。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粵劇情 跨時代

今年香港藝術節委約了多齣本地粵劇節目，讓傳統藝術的傳承和創新都有機會作出實踐。當中的《毛俊輝·粵劇情》並非一齣完整新劇，顧名思義，節目是以劇場導演毛俊輝的藝術手法為重點，套在粵劇之上而發揮情意。

節目包含三齣折子戲，包括源自《蝴蝶杯》的《藏舟一夜》、《孝莊皇后與多爾袞》的《密誓背後》和《蝶影紅梨記》的《我的窺醉》。毛俊輝以該三齣折子連結成一齣演出，《藏》是傳統粵劇形象的古裝戲，接

着的《密》是清朝時代，最後登場的《我》本來也是香港常演的戲碼，但導演以現代人物和視點切入，賦予濃烈的時代氣息。三齣折子展現了不同時代的風貌，同時能夠融合粵劇的情操。

有別於香港常演的傳統劇目，三齣折子都屬於文戲，以唱唸為主，不單展現演員的唱功，更要注入明確和連貫的人物個性。洪海與曉瑜合演《藏》，生旦二人在上舟、下舟，以及小舟之上互相認識，身段做手都展現戲曲美態。衛駿輝和林蕊菱合演

《密》，重點在於兩個角色既有私情，但亦涉及朝政，兩位演員都要表現角色多變的情緒。《我》是戲迷較為熟悉的戲碼，導演讓旦角林穎施以現代女生的形象出現，與王志良飾演的古代小生相遇，突出了唐滌生原著刻畫生旦的散聚離合，緣分交錯。

節目的編排已見心思，導演讓各演員發揮本身的所長，亦以舞台調度來修正傳統粵劇的一些習性。例如生旦對手戲，盡量都會開闊身段和視線，套用舞台術語就是「Open up」；此外，演員以不同演區來營造

舞台深度，亦能突出角色想要傳達的訊息。全劇以現代劇場的裝置塑造氣氛，布景、投影和燈光都沒有喧賓奪主。不過音樂的弦索部分音量較強，致令演員的唱詞不太突出，粵曲演唱的味道濃烈，《我》亦較多話劇說白成分，普羅戲迷接受與否見仁見智。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一個事與願違的教訓

近日經過西灣河文娛中心，發現門口緊緊圍封(見附圖)，連忙問一下該中心場地夥伴「誇啲藝術集匯」行政總裁邱歡智，始得悉中心正進行長達三年的大裝修，後年重開。

市區文娛中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產物，目的是將文化藝術結合菜市場等日常活動，為市民增值。其中都設有一所仿效大會堂劇院的演奏廳，成為一個不可多得的舞台，雅俗共賞。由於使用率高，定期裝修再正常不過。可是去年上環文娛中心閉館兩年裝修負評如潮，值得引以為戒。

「上環文娛中心，裝修後的座位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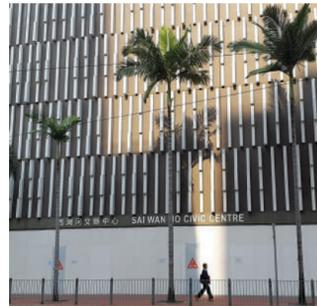
窄，頂腳。下次不會再去了。」那是筆者去年八月收到一位港大師妹的短訊。之後陸續聽到其他類似的投訴。受好奇心驅使，也作為一位納稅人，遂到現場聽了一場演出，也請教該中心負責人。

得悉裝修原意之一是為了增加舒適度，遂將座墊、背墊加厚。此外演奏廳「先天不足」，地台不平均，因此座位的空間尺寸各有不同，難以估算。另外受疫情影響，內地廠房先後停工，最後只提供一個座位作參考，因此沒能察覺座位前後空間狹窄的問題。加上趕着七月一日竣工，問題要在全部四百八十六張座椅五月底完成安裝後才發現，有超

過一百多個座位特別嚴重。解決方案亦馬上開展。

在不閉館的前提下，調整以兩個階段進行：首先是把每張座墊和靠背減薄，形成一定的空間。其次把座背的長度縮短，讓後座者有伸腿的空間。據悉上星期剛剛完成第一階段調整，超過百分之七十六的座位已達到距離前座至少一百八十一厘米的空間。第二階段估計今年八月底完成，到時所有座位均有二百一十一厘米的距離空間。

以上技術層次較低的問題，希望不會在正在裝修的西灣河、大埔文娛中心重複。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美國人的三代同堂

美國社會主要由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兩代同堂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組成，孩子長到十八歲或大學畢業就會離家獨立生活嗎？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統計數據卻表明，如今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也就是六千萬美國人三代同堂，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兩倍，接近大學升學率上升、郊區住房面積增多前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峰值。二十五至二十九周歲的青年人中有一成住父母身邊，這個年齡段男青年的百分之四十和女青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都未獨立生活。

美國家庭結構的改變有多方面原因，如房價高昂，收入偏低，缺乏兒童保育與老年護理服務。東西岸的大城市房租平均每月超過二千五百美元，讓大學剛畢業的職場菜鳥捉襟見肘。如果父母願意收留，省下房租，把工資的一部分積攢起來日後買房，顯然能佔有極大經濟優勢，有望在同儕中脫穎而出。父母晚年無力料理以前買的大房子，想要搬到小公寓，正好兒女有了孩子，需要有人幫着照料，合成一家同住，也能兩好湊一好。更有些社會底層的家庭需要所有成員一起努力掙錢，祖父母的社保收入是唯一穩定的家庭經濟來源。

儘管非裔、拉美裔和中下階層三代同堂的情況較多，但房價高昂、兒童保育服務匱乏是社會大多數人的心中大慫，核心家庭逐漸減少也不足為奇。大部分三代同堂者都好評如潮，認為這是經濟、文化、親情兼顧的好模式。中間一代孝敬老人，也為下一代樹立了良好榜樣。但三代同堂也時有矛盾發生，如婆媳關係緊張，第三代討厭祖輩管頭管腳等。無論如何，美國的現狀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有借鑒意義。

大受震撼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著名華裔導演李安，面對鏡頭如此這般形容自己觀看電影《處女泉》時的感受。由於真誠和「通用性」被網友截圖成為「表情包」，在中文互聯網世界廣為流傳。而「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也是我最近看Art Basel時最大的感受。Art Basel作為香港今年最大的藝術盛事之一，如果你還沒有親身去會展中心看過，那也一定在社交媒體上通過朋友的照片看了不少，畢竟去Art Basel的一目的就是拍照然後低調地向其他人炫耀自己已經「到此一遊」。

參觀Art Basel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確認了自己對當代抽象藝術品感受力上的不足。先不提那些我完全看不懂的藝術品，有些我自以為看懂了，於是抱着「這道題目我做出來了，讓我對答案先」的心態，登陸官方網站查看對那件藝術品的介紹，卻發現離題十萬八千里。好吧，我是真的看不懂。但是，我的的確確大受震撼。

我相信，一件藝術品在被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不只屬於藝術家本人了。欣賞者與創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過去，欣賞者看藝術作品時的當下，也與創作者創作時的當下截然不同。帶着過去與當下的視角差距，一時之間無法完全理解創作者的初衷也是人之常情吧。但欣賞者結合自身的過去與當下，對一幅藝術作品有自己的解讀和感受，即使與創作者不同，又何嘗不是一種藝術呢？藝術品的魅力所在，不僅在於傳達創作者想要表達的訊息，更在「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五光十色。

或許，這就是雖然看不懂，但依然可以大受震撼的原因吧。所以，不用擔心看不懂，去大受震撼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風繼續吹

八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春日，來港搵工、面試，之後在信德中心外面等結果。天橋的圍欄上，每隔幾米掛着長方形的花盆，裏面種着乖巧的花草，黃色的迎春、嫩綠的虎皮蘭、白色的滿天星，不高不矮、恰到好處地點綴視野，卻不影響憑欄欣賞維港的風情。如今，花依舊，風依舊，只是春日裏的我，不再有躊躇滿志的青春面容。

那日傻傻地等了三個鐘，沒接到電話錄用通知，便先去尋東西填肚子。在一麵館與一白髮老伯拼桌。他睇我一眼，便自顧享用牛腩麵，「吸溜吸溜」的聲音響亮地傳遞無拘的暢快，之後又喚老闆加了半碗麵。後來，我上粵語課，「一碗半牛腩麵」，說是這六個字讀準了，就掌握了語調標準音。我一下子想到的，是那個拼桌吃麵的老伯和他從容恣意的瞬間。或許，這也是天意。可惜，我到底也沒學會講道地的白話，空留遺憾。

剛來港的那段日子，寧靜又美好。最喜歡晚飯後，先去IFC健身，

被私教狂虐，樂此不疲；然後去文華東方酒店的咖啡廳，喝茶，看書。任窗外畢打街的鳳凰木隨風搖曳，在夜色中編織未來的夢。那時，像是有不完力氣，讓每一秒都綻放奮鬥的花朵，在中環摩天輪的轉動之中，展開與這個城市有關的所有幸福想像。而如今，客廳裏兩個剛剛打包好的箱子沉默不語，它們將帶我離去。有無奈，亦有不甘：它們如何能裝下三千多個日夜的記憶？但生命總是簡單又深刻：離開時，才發現自己沒有學會告別。

大埔墟的河水，旺角的街燈，元朗的鄉路以及那挨挨擠擠的丁屋，這些天，把這些地方一一重溫。「過去多少快樂記憶，何妨與你一起去追……」那麼，就讓風繼續吹，讓這維港的海風和城市的記憶，永永久久地陪伴我走向下一個旅程。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